

随笔

谁都喜欢得到关注

鲁圣

亚德勒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伤害人越深，他一生中的困难也最多。人类的失败大都出于这种人。”

奥默森这样描述他和妻子的感受：作为一个仆人，你怎么能够不喜欢这样的主人？他和妻子始终把这件事情记在心头，不仅仅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贝珍藏，还常常像美味一样拿出来细细品尝。他说，在当时的白宫里，任何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几乎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家只要谈起总统，都有一些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故事。他们这些仆人常常这样想，不论在什么时刻，为了罗斯福总统，他们随时都愿意赴汤蹈火！

当罗斯福总统任期届满以后，有一次他重新回到白宫拜访当时的总统塔夫托。恰好塔夫托总统和夫人都不在，他就挨个去探望那些仆人们。无论是卫兵、厨师、杂役、花工还是做杂务的女仆，他都像遇到一个老朋友那样直呼他们的名字，一一与他们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当他在厨房遇到面点师艾莉丝的时候，就问她是否还烘制他最喜欢吃的玉米面包。艾莉丝说，不烘制了，现在这里的主人不喜欢。罗斯

正好有一只鸚鵡落在他们的窗台上。他让奥默森转告妻子，赶快来看看那只鸚鵡。奥默森感动万分地喊自己的妻子，他们热泪盈眶地看到了那只美丽的鸚鵡鸟！

奥默森这样描述他和妻子的感受：作为一个仆人，你怎么能够不喜欢这样的主人？他和妻子始终把这件事情记在心头，不仅仅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贝珍藏，还常常像美味一样拿出来细细品尝。他说，在当时的白宫里，任何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人，几乎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家只要谈起总统，都有一些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故事。他们这些仆人常常这样想，不论在什么时刻，为了罗斯福总统，他们随时都愿意赴汤蹈火！

当罗斯福总统任期届满以后，有一次他重新回到白宫拜访当时的总统塔夫托。恰好塔夫托总统和夫人都不在，他就挨个去探望那些仆人们。无论是卫兵、厨师、杂役、花工还是做杂务的女仆，他都像遇到一个老朋友那样直呼他们的名字，一一与他们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当他在厨房遇到面点师艾莉丝的时候，就问她是否还烘制他最喜欢吃的玉米面包。艾莉丝说，不烘制了，现在这里的主人不喜欢。罗斯

福说，他们真不懂得欣赏，等我见到总统我要转告他。艾莉丝激动得泪流满面，她不论见到谁都不停地说，总统依然记着我做的玉米面包！

此后的很多年，艾莉丝每年都会在罗斯福总统生日的那一天送上自己亲手做的玉米面包，即使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她也没有间断，她把做好的玉米面包送到罗斯福的墓地去。她认为自己的一生中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加重要。



流逝的岁月(国画)

王尚有

清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太子重耳被秦国掳去做人质，是大臣介子推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了图圈。在逃亡途中，重耳饿得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不禁仰天长叹道：“重耳死而不足惜，只可惜晋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介子推听了深受感动，便挽起裤管在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烤了送给重耳吃。一时感动得重耳痛哭流涕，声音哽咽地说：“你对我恩重如山，我将以何为报？”

纪念介子推和这棵老柳树，清明节时不准生火，只能吃前几天做成的冷食。

所以，清明节上坟扫墓时，人们总爱用柳条编成圈戴在头上，将新发的柳枝插在自己的门头上，并由此而衍生出诸多民俗民风，如折柳赠别、戴柳辟邪、赏柳踏青等。后来，由戴柳、插柳进而演化为植柳，历代文人墨客为此而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植柳诗。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房前植了五棵柳树，并以“五柳先生”为号，撰文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明代诗人袁敬

文苑精英

清明节与植柳诗

程勉学

君后，封赏了所有的功臣，唯独将介子推给忘了。后人提醒，念及当年的救命之恩，晋文公连忙差人去请介子推。谁知介子推人去房空，他早已背着老母躲进了绵上山里。晋文公在派人上山搜寻多日无果后，只好用放火烧山的方法，以求介子推下山。可没想到介子推却和老母一起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晋文公十分悲痛，决定予以厚葬。可在收斂遗体时，却发现介子推胸前的衣襟上，有一首用鲜血写成的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君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仰慕陶的品德和爱柳性情，写诗赞颂他曰：“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儿点检门前柳，莫遣飞花过石头。”

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常常带领百姓到柳江上植柳护堤，并赋诗《种柳戏题》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笑谈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话传。”被后人传为佳话。

清代，左宗棠奉命出征新疆，沿沿途赤地千里，当即传令：“凡大军经过之处，必以植树迎候，否则，不论巡抚、县令，提头来见。”于是，大军所到之处，都种上了柳树。当地老百姓为纪念左大将军的功德，特将左宗棠西征时所栽的柳树称为“左公柳”。甘肃肃州杨昌凌写诗赞颂他曰：“大将西征人未还，湘湖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据悉，至今仍有不少“左公柳”在那里傲然挺立，唱着激越而美丽的歌。



冬雪(国画)

王由

古斋

军队何时起被称“长城”

陈永坤

最早将军队称为长城的，是1500多年前南朝时期的檀道济。《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檀道济一生征战，所率军队常使敌军闻风丧胆。元嘉八年（公元431年），他率兵攻魏国，粮尽退兵，敌军竟不敢追来。因他功勋显赫，官至司空、都督、刺史等职，却引起宋文帝之宠臣刘湛和司徒刘义康的妒忌。他们力劝文帝召道济入朝，

尔后又矫诏把他扣禁起来。昏庸的文帝偏信谗言，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杀死了道济和他的儿子。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后来，北魏人得悉几位能征善战的名将被杀，便毫无顾忌地派兵伐宋。北魏太武帝亲率兵骑10万人直逼宋都建康。宋君岌岌可危之际，才后悔杀了檀道济等军队将领，意识到军队确实犹如万里长城般的重要了。

新书架

《斯特娜夫人自然教育全书》

田李

本书是斯特娜夫人总结自己教育女儿经验的著作，在本书中，斯特娜夫人详细地记述了女儿雷特的成长过程，并用大量的事例极力阐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母亲对孩子负有神圣的责任；用母乳进行喂养；严格选用保姆；训练孩子的五官；从小教孩子说完整的话；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良好习

豫城杂俎

虎年谈“虎戏”

戴璐

《武松打虎》为“江南活武松”、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代表作。盖老的武松英武豪爽，十分传神。在《打虎》中他设计了一套“醉舞齐眉棍”，棍法全系南派招数，舞来如风驰电掣，波涛滔飞。在酒后出店时的下场和乍见猛虎时的眼神，都极有层次地表现了武松醉中似醒，醒中带着醉的神态，鲜明地体现出“武戏文唱”的盖派风格。扮“虎形”的虽是配角，亦须武功娴熟，配合默契。

小说

父亲的日记

侯发山

父亲今年六十多岁了，似乎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搞得我很心烦。窗外有燕子飞过。他说：“儿啊，那是什么鸟啊？”我正在电脑前打着游戏，不耐烦地说：“爸爸，您老糊涂了？那是燕子。”父亲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似的，说：“哦，是燕子啊。”父亲就自得其乐唱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父亲唱得五音不全，很难听。我刚想嘟囔他几句，想了想，还是忍住了。父亲一边唱一边笨手笨脚地跳着，像是在跳舞。忽然，他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桌子上的一只茶杯滚落到地上，“啪”地碎了。父亲吓了一跳，说：“爸爸，你安静点行不行？桌子没长眼睛你也长眼睛啊？几十岁的人了，咋还跟个顽童似的？这杯子几十块钱呢，我才用了不到一个月哩。”父亲讪笑着，像个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不知所措，茫然地看着我。我瞪了父亲一眼，然后继续打游戏。父亲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头也没抬，说：“爸爸，等会儿我给你去买。”

蔡波说拉帮结派怎么可以？悄悄来就好，别大声说。叶家福说：“行了，不开玩笑。”他们商定，蔡波把事情忙完后即刻与叶家福联系。蔡波感叹，说自己不是不听老叶招呼了，是确实走不开。关键时刻，绝对不敢出岔子。

“你老叶经常教导，女不能乱抱，酒不能多喝，真是金玉良言。一个女人抱错了，一辈子倒霉，一场酒喝得大醉，起码三天难受。哎呀哎呀。”叶家福说酒话少讲，继续开会去吧。会场在哪？九霄云外玉皇宫？蔡波说老叶就是多疑，别以为只有叶副书记在工作，其他人都在玩。自昨天半夜起，他漏夜加班，于迎宾山庄开会开到这个时候，早饭只喝了一杯豆浆。这里多的是酒，但是会开不好，哪个家伙敢喝？叶家福有感觉了。原来蔡波也在迎宾山庄。

那阵顾不上多想，有人敲门，办公室主任拿来一份需要会签的文书。叶家福把唐美芳先放一边，提笔对付那些文字。然后来了一个电话，竟是赵荣昌。“家福，他们找你了吧？”赵市长问。领导口气平淡，平淡中透着亲切。叶家福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他立刻汇报，说找过了，纪委、组织、政法三家已经碰过头，按照赵市长的批示，仔细研究怎么开展怎么进行。具体事他这里做，已经开始着手。

赵荣昌说情况他们给他汇报了。叶家福办事谨慎，他觉得这么安排好。打电话也就是交代一下，情况比较特别，加上这两天他得到省里开会，所以尽量要快。赵荣昌挂了电话。叶家福没再耽搁，立刻吩咐办公室主任叫车。“我去迎宾山庄。”他说。区长蔡波和公安分局王平东局长都在那里，一个声称在开会，一个说是办案，均不能抽身。抽不出身不要紧，叶副书记可以打上门去。迎宾山庄在城北，依山傍水，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叶家福匆匆起身。没多久到了，叶家福立刻察觉有异：山庄的自动门紧闭，不锈钢栅栏一动不动挡住宽阔的门面，没像平时那样自动打开。驾驶员按下车窗，对门卫喊了一句：“没看到车牌吗？”

叶家福这辆车挂的是警车牌，相关机关门卫都知道是政法委的车，除了迅速放行，多半还得举手敬礼。

今天怪了。自动门始终紧闭。然后有个人匆匆从门里边跑了过来。是这里的保卫科长。他不认识叶家福。驾驶员告诉他这是市政法委的叶副书记，他看看车牌，似乎相信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叶书记来了。

“你这里怎么回事？”叶家福问。保卫科长说是领导的指示，所有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出入。“里边在干什么？”科长说是在开会。“你们蔡区长在吗？”科长说是的，蔡区长在里边。还有其他重要客人，是省里来的考核组。因为领导有交代，所有车辆出入都要先报告，他不敢擅自做主。对不起叶书记，容他先打个电话。这时叶家福的手机响了，来电电话的是个女子，声音很陌生。“叶书记吗？”

“我是叶家福。”女子说她要向叶书记讲一讲悄悄话。她知道叶书记是好人，名声特别好，从不搞腐败。但是她要提醒叶书记，千万不要帮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坏了自己的名声。“你是谁？”她说她叫“反腐化”。“你说谁腐化？”“蔡波啊。”“他怎么了？”女子说蔡波到处拈花惹草。

“他沾谁了？”女子说有一个女的叫江英，特别骚。

不由叶家福突发奇想，他张嘴问了一句：“你是唐美芳？”女子说她姓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姓唐。叶书记不要追得那么紧，一打电话就想抓人。她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提醒一下叶书记。她知道叶书记虽然不腐化，但是跟蔡波关系很特殊。他们俩，还有市长赵荣昌是一伙的，当年是同学，如今是同伙，表面上很平常，实际上不一般，人称“铁三角”。要是“铁三角”纵容腐败分子搞腐化，会叫满市里的人骂死，不要以为大家都是瞎子和傻瓜。

叶家福忍着不吭声，想听听这女子还说什么，不料她啪一下把电话挂了。这时保卫科长还在打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有一位叶家福副书记正在门外，让不让进去？叶家福没等他问出结果，手一招让驾驶员倒车，转头离开了迎宾山庄。

连载

陈西梨立时觉得窘迫得要命，自己都感到脸红到了耳朵根儿，一低头，又看到皮鞋上布满尘土，更难受了，恨不得立刻跑出去。陆总倒很大方，伸出手来，说：“你好！幸会！”整个过程，陈西梨一直很尴尬，也很难受。好不容易熬到陆总告辞，陈西梨就把一肚子火发给陈西桃：“你想干什么，存心出我的丑是不是？”

陈西桃倒是不急不恼：“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啊，给你当红娘啊。”陈西梨说：“有你这样当红娘的吗？怎么着事先也得说一声啊！”陈西桃说：“说什么啊，人家陆总的就是原生态。”陈西梨说：“他要看原生态就看大街上捡破烂的得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毫不知情地送给他看原生态啊？”

陈西桃坐下来，说：“姐你别激动，这个陆总我认识他多年，是个好男人，多少女的都排队等着嫁他呢，可他看不上，他就没遇到一个标准的原生态。”“标准的原生态？就我这样的啊？”陈西梨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倒也并非就你这样的，但你具备几个要素。”“什么要素？越说越玄乎了你。”“简单说吧，朴实，善良，没有复杂的情史和过分的情欲，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尚处于混沌蒙昧状态的女人。”

“你直接说傻女人不就行了？”陈西梨有些生气，“怎么说我当年也是一个大学专科毕业生，怎么就沦为傻女人了？”“看，又急了，你的理解很偏颇，傻并非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某些情境下它是一个很可爱的褒义词，比方说，陆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没被世俗化的傻女人，你能说，一个富有实力、事业有成的优秀男人喜欢的女人，不是傻的吗？”

去花店是中午，下午两点陈西梨回到单位，坐在办公桌后面发呆。财务科一共四个人，三女一男，的会计老周，五十多岁了，女的，科长，四十五岁，陈西梨和对桌的黄小玲，都是出纳，黄小玲比陈西梨小一岁，三十五。

陈西梨回到公司，一直恍惚惚惚，心里闷得慌，黄小玲是什么人物，火眼金睛，马上凑过来问：“西梨，不舒服？”陈西梨说：“没有。”黄小玲硬硬不舍地继续打探：

“跟王开明吵架了？”

陈西梨很讨厌黄小玲的窥探欲，又不便发作，就埋头整理一份报表。

回去以后，家里没人，陈西梨和王子去姥姥家过夜。第二天一早，王开明还在睡觉，娘俩回来了，王子扭开卧室的门，对王开明说：“起来了，懒虫！”王开明虚眼看窗外，陈西梨正在换鞋，边换边说：“该开窗透透气了，这空气，真够污浊的。”王开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嫌这空气不好了？有地儿了吧？”陈西梨说：“有什么地儿了？”

这时楼下有个孩子扯着尖细的童音喊王子，王子趴在窗台上应了一声，说我要下楼去踢足球了，王开明和陈西梨这会儿正有唇枪舌剑的欲望，碍于王子在场，一听他要踢足球，异口同声地说：“去吧！”

两人很少有这么心有灵犀、意见统一的时候。

晚上，陈西梨接到了陈西桃的电话，说是要和那位陆总见面。约会地点定在陈西桃的花店，陈西梨到的时候，陆总已经到了，正坐在陈西桃的办公间里喝茶，陈西梨有些拘谨，陈西桃捏了捏她的胳膊，示意她放松。

陆总含笑看了看陈西梨，问：“路上堵车吧，本想开车去接你，怕你觉得不合适。下次吧。”陈西梨想，这个人也真是，见面第一句话就约下次，连了解都还没解呢。

三个人坐着聊了一会儿，陈西桃站起来，说：“你们两人该吃饭去吃饭吧，我到这晚上，要开始忙了。”陈西桃的花店开在一家影剧院旁边，这几天影院在放一部大片，周末来看电影的小情侣不少。陆总先给陈西梨打开车门，手在上面罩着，让陈西梨进去，然后替她关上车门，从车前门绕过去，开门上车。这一套程序过去陈西梨在电视里经常看，当时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忽一下自己变成电视里的角色，不免有些犯晕。

陆总上了车，也不说话，打开音乐，开到街灯里。不一会儿，陈西梨就不知道是在哪里了，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一下子迷路了呢。陈西梨蓦然发现，过去这么多年里，她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活动，就像一幅地图上的一个小圆圈。